

馬克思主义經典作家 論無产階級政党

中国人民大学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系編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編者的話

本書是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概論”的教學需要並配合教學進度編印的，作為這門課程的學習資料之一。以後還將陸續出版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論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建設、國際主義等等。摘錄的範圍以教學內容為根據，但不限於此。

1959年3月

目 录

一 总 論.....	1
二 論无产阶級政党的性質和特点.....	4
三 論无产阶級政党的領導作用.....	27
四 論无产阶級政党的民主集中制.....	32
五 論无产阶級政党的群众路綫.....	51
六 論无产阶級政党的建設.....	69

一 总 論

革命工人政党对于小资产阶级民主党的态度是这样的：同小资产阶级民主党一起去反对那个为工人政党所力求推翻的派别；在小资产阶级民主党想要巩固本身地位来謀私自利益的时候，就要加以反对。

.....

……在民主主义小资产者到处都受压迫的时候，他們一般地向无产阶级宣傳团結和协调，他們表示願与无产阶级携手合作，力求建立一个要把民主党內所有一切派别都包括进去的巨大的反对派政党，就是說，他們极力想把工人拉入那样一个党組織中去，那里是由一些掩盖着他們特殊利益的籠統的社会民主主义詞句占支配地位的，并且那里是要为着維持极合心願的和平而不許提出无产阶级的特殊要求的。这种联合无疑会使无产阶级受到害处，而只是对小资产者才会有利益的。无产阶级会完全丧失它辛辛苦苦挣得的独立地位，而重又降为正式资产阶级民主党的附庸。因此，无产阶级对于这种联合应该采取极坚决拒絕的态度。工人，首先是同盟，不应再度屈身充当资产阶级民主党的随声附和的合唱队，而应该努力設法建立一个秘密活动和公开活动的独立工人政党組織，以与那些正式的民主党人并立，并且应该使自己的每一个支部变成工人联合会的中心和核心，在这种工人联合会中，无产阶级的立場和利益問題应能进行独立討論而不受资产阶级影响。……

（馬克思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書”，1850年3月，
載“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第1卷莫斯科中文版第87—89頁）

……无产阶级在它进行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

自己已組織成为独立政党以与一切由有产階級建立的旧政党相对立时,才能作为一个階級来行动。

无产階級这样組織成为政党是必要的,为的是要保証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达到这一革命的終极目的——消灭階級。

(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1864年10月,載“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第1卷莫斯科中文版第365頁)

……每个真正的无产階級政党,从英国宪章派起,总是把階級政策,把无产階級組織为独立政党視為首要条件,把无产階級專政視為斗争的最近目的。……

(恩格斯:“論住宅問題”,1872年6月—1873年2月,載“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第1卷莫斯科中文版第590頁)

无产階級,在为政权斗争中,除組織而外,沒有别的武器。无产階級既然被資产階級世界里的无政府竞争制底統治所分散,既然被那替資本作的奴隶式的工作所压抑,既然經常被抛到完全貧困、粗野和退化的“底层”,所以无产階級之能够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只是因为它由馬克思主义原則所造成的思想統一,有組織底物質統一把它巩固起来,这个組織把千百万劳动者团結成为工人階級底大軍。……

(列宁:“进一步,退兩步”,1904年2—5月,載“列宁文选”兩卷集第1卷莫斯科中文版第555—556頁)

……只有工人階級的政党,即共产党,才能团結、教育和組織成无产階級和全体劳动群众的先鋒队,也只有这个先鋒队才能抵制这些群众中不可避免的小資产階級动摇性,抵制无产階級中不可避免的种种行会狭隘性或行会偏見的傳統和恶习,并領導全体无产階級的一切联合行动,也就是說在政治上領導无产階級,并且通过无产階級領導全体劳动群众,不这样,便不能实现无产階級專政。

(列宁:“俄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我們党內的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傾向的決議草案初稿”,1921年3月,載“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33頁)

……为了能起领导作用，工人阶级就必须组织成一个独立的政党。那时工人阶级在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就不会害怕自己的暂时同盟者“社会人士”的任何叛变和出卖行为了。当这些“社会人士”一旦背叛了民主事业时，工人阶级就会用自己的力量引导这个事业前进；而这个独立的政党将给工人阶级以担当这种事业所必需的力量。

（斯大林：“俄国社会民主党及其当前任务”，1901年11—12月发表，载“斯大林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4—25页）

苏联共产党（布）底历史所教导我们的是什么呢？

……党史首先教导说，无产阶级革命底胜利，无产阶级专政底胜利，若没有革命无产阶级政党，若没有这样一个不受机会主义沾染，对妥协和投降主义者取毫不调和态度，对资产阶级及其国家政权持革命态度的政党，便是不可能的。

党史教导说，把无产阶级弄到没有这样一个政党的地位，就是把无产阶级弄到没有革命领导的地位，而把无产阶级弄到没有革命领导的地位，就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遭到失败。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莫斯科中文版第431页）

为什么要有革命党？因为世界上有压迫人民的敌人存在，人民要推翻敌人的压迫，所以要有革命党。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说来，就需要一个如共产党这样的革命党。如果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革命党，人民要想推翻敌人的压迫，简直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1日，载“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版第813页）

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列宁、斯大林式的革命党。没有这样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按照马、恩、列、斯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及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自从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的一百多年的时间内，只是在有了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十月革命、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和战胜法西斯侵略的榜样的时候，才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和发展了新式的革命党。自

从有了这样的革命党，世界革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这个变化是如此巨大，以致使老一輩的人們完全不能設想的变革，都轟轟烈烈地出現了。中国共产党就是依照苏联共产党的榜样建立起来和发展起来的一个党。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煥然一新了。这个事实难道还不明显嗎？

(毛澤东：“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結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1948年11月，載“中苏友好文献”人民出版社版第64頁)

二 論無产階級政党的性質和特点

共产党人同一般无产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共产党人并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一个特殊政党。

他們並沒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他們并不提出什么想用以限制无产階級运动的特殊的①原則。

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階級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特別重視和坚持整个无产階級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斗争所經歷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終代表着整个运动的利益。

所以，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世界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終鼓舞大家前进的②一部分；而在理論方面，他們比其余的无产階級群众更善于了解无产階級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結果。

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余一切无产階級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使无产階級形成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由无产階級夺取政权。

共产党人的理論原理，决不是以某一个世界改革家所臆想或发现的思想或原則为根据的。

① 在1888年的英文版中，“特殊的”改为“宗派的”。——原編者注

② 在1888年的英文版中，“始終鼓舞大家前进的”改为“最先进的”。——原編者注

这些原理不过是当前进行着的阶级斗争的真实关系的总的表述,不过是现在我們眼前进行着的历史运动的表现。消灭先前存在的所有制关系,并不是共产主义所独具的特征。

一切所有制关系都遭到了經常发生的历史的更替,都遭到了經常发生的历史变更。

例如,法国革命廢除了封建的所有制,而代以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廢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廢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但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的私人所有制是那种建筑在阶级对抗上面,即建筑在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剝削^①上面的生产和产品占有方式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

在这个意义上說,共产党人可以把自自己的理論用一句話表示出来:消灭私有制。

(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第479—480頁)

……党必須只是工人阶级广大群众的先鋒队和領袖,工人阶级全体(或几乎全体)在党底組織“監督和指导之下”工作,但工人阶级并不是全体、也不應該全体参加“党”。

(列寧:“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討論党章时的演說”,1903年8月15日,載“列寧文集”第1册人民出版社版第267頁)

社会民主党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結合,它的任务不是消极地为每一阶段的工人运动服务,而是要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給这个运动指出最終目的,指出政治任务,保护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独立性。工人运动脱离了社会民主党,就会变得煩瑣,并且必然会墮入资产阶级的泥潭,因为只从事經濟斗争,工人阶级就会失去自己的政治

^① 在1888年的英文版中,“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剝削”改为“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剝削”。——編者注

獨立性，成為其他黨派的尾巴，背叛“工人的解放應該是工人自己的事情”這一偉大遺訓。各國都經歷過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互不聯繫，各行其是的時期，這種相互脫節的現象，削弱了各國的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在所有的國家里，只有當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結合以後，才造成了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的牢固基礎。但是，每個國家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的結合，都是歷史上形成的，都經過了獨特的道路，都是以地點和時間為轉移的。在俄國，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結合的必要性，在理論上老早就講過了，但是在實際上，只是到現在才開始形成。這個結合的過程，是一個非常艱難的過程，因此，在這個過程中出現各種動搖和懷疑，不是什麼特別奇怪的事情。

（列寧：“我們運動的迫切任務”，1903年11月，載“列寧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29—330頁）、

列寧：“進一步，退兩步”第7—18節。

（見“列寧文選”兩卷集第1卷莫斯科中文版第383—556頁）

知識界底“職業”團體對於無產階級有什麼意義，我們社會民主黨人是否應加入這些團體來進行反對模糊工人階級意識的鬥爭呢？

知識界底“職業”團體和“團體聯合會”是政治的組織。實際上這是自由派的團體。一般地和整個地說來，這就是組成那所謂立憲民主黨，即資產階級自由主義黨之核心的團體。現在我們負有最嚴重的責任——即是用一切力量促進對無產階級中的黨的教育，促進它的先進部隊團結成為真正的政黨，絕對不依賴於一切其他黨的、絕對獨立的黨。所以我們對於那能混亂各黨間清楚確定關係的一切步驟都應當非常小心。整個自由資產階級現在都拚命地妨害着組織無產階級底完全獨立的階級政黨，以便把全部“解放”運動都“統一”和“溶合”為一個民主主義潮流，借此來遮蓋這個民主主義之資產階級性。

（列寧：“自由派的職業團體”，1905年9月，載“列寧文集”第2冊人民出版社版第96頁）

否認党性，否認黨的紀律——這是反對派所得的結論。……消滅階級不僅僅是驅逐地主和資本家，——這個我們已經比較容易地做

到了，——还要消灭小商品生产者，可是对于这种人既不能驅逐，又不能鎮压，必須同他們和睦相处；可以（而且必須）改造他們，重新教育他們，这只有通过長期的、緩慢的、謹慎的組織工作才能做到。他們用小資产階級的自发势力从各方面来包围无产阶级，浸染无产阶级，腐蝕无产阶级，經常使小資产階級的懦弱性、涣散性、个人主义以及由狂热轉为灰心等旧病在无产阶级內部复发起来。无产阶级政党的內部需要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紀律，才能抵制这种恶劣影响，才能使无产阶级正确地、有效地、胜利地發揮自己的組織作用（这是它的主要作用）。无产阶级專政是无产阶级为反对旧社会的势力和傳統而进行的頑强斗争，即流血的与不流血的，强力的与和平的，軍事的与經济的，教育的与行政的斗争。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沒有在斗争中百煉成鋼的党，沒有为本階級全体忠实的人所信賴的党，沒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緒和影响群众情緒的党，要順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战胜强大而集中的資产階級，要比“战胜”千百万小业主容易千百倍。而这些小业主用他們日常的、瑣碎的、看不見摸不着的腐化活动制造着为資产階級所需要的，使資产階級得以复辟的惡果。誰要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鉄的紀律哪怕是稍微削弱一点（特別是在无产阶级專政时期），那他事实上就是在帮助資产階級，反对无产阶级。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5月，
載“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5—26頁）

……为了战胜資本主义，在領導的政党共产党、革命的階級无产阶级同群众即全体被剝削的劳动者之間，必須建立正确的相互关系。只有共产党真正成为革命階級的先鋒队，吸收了这个階級的一切优秀代表，集中了經過不断的革命斗争的教育和鍛煉的、完全覺悟的和忠誠的共产主义者，善于把自己跟本階級的全部生活密切联系起来，然后通过本階級而跟被剝削階級的全体群众密切联系起来，取得这个階級和这些群众的充分信任，——只有这样的党才能在反对資本主义一切势力的最无情最坚决的最后斗争中領導无产阶级。另一方

面，只有在这样的党的领导下，无产阶级才能发挥自己进行革命冲击的全部威力，才能使被资本主义腐蚀的极少数工人贵族、以前的工联主义领袖和合作社领袖等等必然采取的冷淡态度和部分抵抗不起一点作用，才能发挥自己的全部力量。……

(列宁：“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
1920年7月4日，载“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64页)

的确，在资本主义时代，在工人群众不断遭受剥削而不能发展人的才能的时代，工人政党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只能包括本阶级的少数。政党所能联合的只是本阶级的少数，因为在任何资本主义社会里，真正觉悟的工人都只占全体工人的少数。所以我们必须承认，只有这觉悟的少数才能领导广大工人群众，引导他们前进。如果坦纳同志说他反对政党，同时又主张由少数最有组织最革命的工人给整个无产阶级指出道路，那我以为，我们之间实际上并没有分歧。有组织的少数是什么呢？如果这个少数是真正觉悟的，如果它能引导群众前进，如果它有能力解决提到日程上来的每个问题，那末，这实质上就是党。象坦纳这样的同志（我们对他们是特别看重的，我们把他们当作群众运动的代表，但是对于英国社会党的代表可就不能这么说了），认为有少数人在为无产阶级专政而坚决奋斗，并且以这种精神教育工人群众，那末这种少数实际上就是政党。坦纳同志说，这种少数应该组织工人群众，引导工人群众。如果坦纳同志、工人委员会和世界产业工人协会（I. W. W.）的同志们承认这一点（从我们日常同他们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们确实是承认这一点的），如果他们承认无产阶级应该由工人阶级中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少数来领导，那他们就应该承认我们所有决议的精神也正是这样的。那末我们之间的唯一不同之处就是，他们避免用“党”这个字，因为英国同志对党有某种成见。他们认为政党不外乎是象龔帕斯和韓德遜的那种党，象议会贩子、工人阶级叛徒的那种党。如果他们所指的议会活动是象现在英国和美国的那种议会活动，那末，我们也是反对这种议会活动和这种政党的。我们需要的是新型的党，另一种性质的党。我们需要的党应该

是真正同群众有經常联系的党，善于領導群众的党。

(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共产党的作用的发言”，1920年7月23日，载“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06—207頁)

既然軍隊沒有領導者就不能行动，既然每支軍隊都有自己領路的先头部队，那末就很明显，和这两支大軍一起行动的还应有各自的领导集团，即通常所說的政党。

于是出現了如下的情景：一边是自由党率領的資产者大軍，另一边是社会民主党率領的无产者大軍，每支大軍都在自己的政党领导下进行階級斗争^①。

我們之所以提到这点，是为了把无产階級政党和无产階級作个比較，从而簡略地闡明无产階級政党的一般面貌。

上述一切已經足以說明：无产階級政党作为一个战斗的领导集团，第一、按成員数量來說，它应当比无产階級小得多；第二、按覺悟程度和經驗來說，它应当比无产階級更高些；第三、它应当是一个团結一致的組織。

在我們看来，上述一切是用不着証明的，因为很明显，只要有必然使人民大众貧困落后的資本主义制度存在，整个无产階級就不能提高到应有的覺悟程度，所以必須有一个覺悟的领导集团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无产者大軍，把这支大軍联合起来，并在斗争中領導他們。同样很明显，一个以領導战斗的无产階級为目的的政党，就不应当是个人的偶然湊合，而应当是团結一致的集中的組織，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按照統一的計劃指导党的工作。

簡略說來，我們党的一般面貌就是如此。

先記住这一点，再来談我們的主要問題：我們究竟能把什么人称为黨員呢？本文所論的党章第一条就是講這個問題的。

那末，我們就来研究這個問題吧。

^① 我們完全沒有講到俄国其他各政党，因为要來闡明我們所分析的問題，根本沒有講到这些政党的必要。

我們究竟能把什么人称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黨員呢？換句話說，黨員的義務是什么呢？

我們黨是社會民主主義的黨。這就是說，我們黨有自己的綱領（運動的最近目的和最終目的），有自己的策略（鬥爭方式）和自己的組織原則（結合形式）。綱領觀點、策略觀點和組織觀點的一致是我們黨賴以建立的基礎。只有這些觀點的一致才能把黨員結成一個集中的黨。如果觀點的一致被破壞了，黨也就要瓦解的。所以只有完全承認黨的綱領、策略和組織原則的人才能稱為黨員，只有足夠理解和完全承認我們黨的綱領、策略和組織觀點的人才能參加我們黨的隊伍，同時也就是參加無產者大軍的領導者隊伍。

可是，就一個黨員說來，是不是只承認黨的綱領、策略和組織觀點就夠了呢？能不能把這樣的人稱為無產者大軍的真正領導者呢？當然不能！第一、大家知道，世界上有不少的空談家很樂意“承認”黨的綱領、策略和組織觀點，可是除了講空話以外，什麼也不能做。如果把這種空談家稱為黨員（即稱為無產者大軍的領導者），那就會褻瀆黨的神聖尊嚴！況且我們黨又不是一個哲學學派或宗教教派。難道我們黨不是一個鬥爭的黨嗎？既然我們黨是一個鬥爭的黨，它就不能滿足於抽象地承認它的綱領、策略和組織觀點，它就一定要求自己的黨員實現他所承認的觀點，這難道不明白嗎？這就是說，誰要想成為我們黨的黨員，誰就不能只以承認我們黨的綱領、策略和組織觀點為滿足，而應該實行這些觀點，實現這些觀點。

但是，就一個黨員說來，實現黨的觀點是什麼意思呢？他什麼時候才能實現這種觀點呢？只有當他進行鬥爭的時候，當他和全黨一起走在無產階級大軍前頭的時候。能不能單獨地、分散地進行鬥爭呢？當然不能！相反地，人們首先要聯合起來，組織起來，然後再投入戰鬥。否則任何鬥爭都是不會有結果的。所以很明顯，就是黨員也只有當他們結成一個團結一致的組織時，才能進行鬥爭，因而才能實現黨的觀點。同樣很明顯，黨員愈能緊密地結成一個團結一致的組織，就愈能更好地進行鬥爭，因而也就愈能更完滿地實現黨的綱領、策略和

組織觀點。有些人說得對，我們黨是領導者的組織，而不是個人的湊合。既然我們黨是領導者的組織，那末很明显，只有在这个組織中工作、認為自己的義務是把個人願望同黨的願望融為一體并和黨一起行動的人，才能算做這個黨的一員，算做這個組織的一員。

這就是說，要做一個黨員，就必須實現黨的綱領、策略和組織觀點；要實現黨的觀點，就必須為這種觀點而鬥爭；要為這種觀點而鬥爭，就必須在黨的組織中工作并和黨一起工作。顯然，要做一個黨員，就必須參加黨的一個組織^①。只有當我們參加了黨的一個組織，因而把我們個人的利益和黨的利益融為一體的時候，我們才能成為黨員，才能成為無產者大軍的真正領導者。

既然我們黨不是一些空談家的湊合，而是通過中央委員會來很好地引導無產者大軍前進的領導者的組織，那末上述一切也就不言而喻了。

還要指出一點。

以前我們黨很象一個好客的宗法家庭，願意把一切同情者都接納進來。可是我們黨在成了一個集中的組織以後，也就拋掉了那副宗法的面貌，完全變為一座只对够資格的人開放大門的堡壘了。這對於我們是有重大意義的。正當專制政府竭力用“工聯主義”、民族主義和教權主義等等來腐蝕無產階級的階級覺悟的時候，而另一方面，又當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竭力摧殘無產階級的政治獨立性、竭力想控制無產階級的時候，我們應當非常警惕，決不應忘記我們黨是一座只对經過考驗的人開放大門的堡壘。

我們已經闡明了做黨員的兩個必要條件（承認黨綱和在黨組織中工作）。如果再加上一個條件，即黨員必須給黨以物質上的幫助，那

^① 正如任何複雜的有機體都是由無數最簡單的有機體組成的一樣，我們黨作為一個複雜的總的組織，也是由許多區域的組織即地方組織所組成的；這些組織一經黨代表大會或中央委員會批准，便可稱為黨的組織。由此可見，並不只是委員會才稱為黨的組織。中央委員會的成立是為了指導這些組織使它們按照統一計劃來工作；這些地方黨組織便通過中央委員會而組成一個巨大的集中的組織。

末有权取得党员称号的一切必要条件就完全具备了。

这就是說，只有承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綱、給党以物質上的帮助并参加党的一个組織的人，才能称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

.....

……无产者大軍已經走上了斗争舞台。如果說任何一支大軍都要有自己的先头部队，那末无产者大軍也应有这样一个部队。因此，就出現了无产阶级领导者集团，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这个党既然是一定的大軍的先头部队，第一、它就应当用自己的綱領、策略和組織原則武装起来；第二、它就应当是一个团結一致的組織。如果要問究竟应当把什么人称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那末这个党只能給一个回答：只有承認党綱、在物質上帮助党并在党的一个組織中工作的人，才能称为本党党员。

(斯大林：“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1905年1月，載“斯大林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55—59、63—64頁)

在革命前的时期，在比較和平发展的时期，第二国际各党是工人运动中的統治力量，議會斗争形式是基本的斗争形式，——在这种条件下，党沒有而且不可能有它后来在公开的革命搏斗的条件下所具有的那种重大的和决定的意义。考茨基在第二国际遭受攻击时替它辯护說：第二国际各党是和平的工具，不是战争的工具，正因为如此，它們在战争时期，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发动时期，就沒有力量采取什么重大措施。这是完全对的。但是这說明什么呢？說明第二国际各党对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是不适用的，它們不是引导工人去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的战斗的党，而是迁就議會选举和議會斗争的选举机关。正因为如此，在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統治的时期，无阶级的基本政治組織并不是党，而是議會党团。大家知道，事实上党在这个时期只是議會党团的附屬品和服役者。几乎用不着証明，在这样的条件下，在这样的党的领导下，是談不到准备无产阶级去进行革命的。

可是，新时期一到来，情形就根本改变了。新时期是公开的阶级冲突的时期，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发动的时期，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

期，是直接准备力量去推翻帝国主义而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时期。这个时期在无产阶级面前提出种种新的任务：要按新的革命规范去改造党的全部工作，要用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精神去教育工人，要准备后备军并使他们跟上来，要和邻国的无产者结成联盟，要同殖民地和附属国的解放运动建立巩固的联系，如此等等。如果以为这些新任务可以用那些在议会制度的和平条件下教育出来的旧社会民主党的力量来解决，那就是使自己陷于绝望的境地，遭到不可避免的失败。肩负着这样的任务而仍然以旧的党为领导，那就是完全解除武装。几乎用不着证明，无产阶级是不能容忍这种情形的。

因此，必须有新的党，战斗的党，革命的党。这个党要有充分的勇气，能够引导无产者去夺取政权；这个党要有充分的经验，能够认清革命环境的复杂条件；这个党要有充分的机智，能够绕过横在前进道路上的一切暗礁。

没有这样的党，就休想推翻帝国主义，就休想争得无产阶级专政。

这个新的党就是列宁主义的党。

这个新的党有什么特点呢？

(一)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党首先应当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党应当把工人阶级的一切优秀分子，把他们的经验、他们的革命性、他们对无产阶级事业无限忠诚的精神都吸收进来。但是要成为真正的先进部队，党应当用革命理论，用运动规律的知識，用革命规律的知識把自己武装起来。否则它就不能领导无产阶级的斗争，就不能引导无产阶级。如果党只限于记录工人阶级群众的感觉和思想，如果它做了自发运动的尾巴，如果它不善于克服自发运动的因循习惯和政治上的漠不关心，如果它不善于超出无产阶级的一时的利益，如果它不善于把群众的水平提高到認識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那末它就不能成为真正的党。党应当站在工人阶级的前面，应当比工人阶级看得远些，应当引导无产阶级，而不应当做自发运动的尾巴。鼓吹“尾巴主义”的第二国际各党是资产阶级政策的传播者，而这个政策是要

把无产階級变成資产階級手中的工具。只有采取无产階級先进部队的观点、能够把群众的水平提高到認識无产階級的階級利益的党才能使工人階級离开工联主义的道路，使它变成独立的政治力量。

党是工人階級的政治領袖。

我在上面已經說到工人階級斗争的困难，說到斗争环境的复杂，說到战略和策略，說到后备軍和机动性，說到进攻和退却。这些条件的复杂程度，和战争条件比較起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誰能認清这些条件呢？誰能給千百万无产者群众以正确的方針呢？無論哪一个作战部队如果不願意遭到失敗，就非有經驗丰富的司令部不可。无产階級如果不願意讓自己受死敌的宰割，就更加非有这样的司令部不可，这难道还不明显嗎？可是这个司令部在什么地方呢？只有无产階級的革命的党才能成为这样的司令部。工人階級沒有革命的党，就等于軍隊沒有司令部。

党是无产階級的战斗司令部。

可是，党不能仅仅是先进部队。党同时还应当是本階級的部队，即本階級的一部分，党应当和本階級有根深蒂固的联系。只要階級还没有消灭，只要无产階級还由其他階級出身的人来补充，只要工人階級还不可能全部提高到先进部队的水平，工人階級的先进部队和其余群众之間的区别，党员和非党员之間的区别是不会消灭的。可是，如果这个区别变成了隔离，如果党把自己关在小圈子里而和非党群众脫离，那末党就不成其为党了。如果党不和非党群众联系，如果党不和非党群众結合，如果非党群众不接受党的领导，如果党在群众中没有精神上和政治上的信用，那末党就不能領導階級。

不久以前，我們党从工人中接收了二十万新党员。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情况，就是这些人与其說是自己走进党内来的，不如說是被其余的一切非党群众送进党内来的，这些非党群众积极参加了接收新党员的工作，而且接收新党员都是經過他們贊同的。这件事實說明：广大的非党工人群众把我們党看做他們自己的党，看做亲近的亲切的党，他們深切关心党的发展和巩固，他們自願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給党